

第十六卷

石崇

石崇，字季倫，生於青州，小名齊奴。少敏慧，勇而有謀。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，獨不及崇。其母以為言，苞曰：「此兒雖小，後能自立。」二十餘為修武令，有能名。後伐吳有功，封安陽縣侯，遷侍中，出為南中郎將，荊州刺史，領南蠻校尉，加鷹揚將軍。崇在南中，得鳩鳥雛，以與後軍將軍王愷。時制，鳩鳥不得過江，為司隸校尉傅祗所糾。詔原之，燒鳩於都街。

崇穎悟有才氣，而任俠元行檢，在荊州劫遠使商客，致富不貲，徵為大司農。以徵書未至，擅去官免。頃拜太僕，出為征虜將軍，假節監徐州諸軍事，鎮下邳。崇有州館在河陽之金谷，一名梓澤，送者傾都，帳飲於此焉。至鎮，與徐州刺史高誼爭酒相侮，為軍司所奏免官。復拜衛尉，與潘岳諂事賈謐。謐與之親善，號曰「二十四友」。廣城君每出，崇降車路左，望塵而拜，其卑佞如此。

財產豐積，室宇宏麗。後房百數，皆曳紈繡，珥金翠。絲竹盡當時之選，庖膳窮水陸之珍。與貴戚王愷、羊之徒，以奢靡相尚。愷以黏澳釜，崇以蠟代薪；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；崇塗壁以椒，愷用赤石脂。崇愷爭豪如此。武帝每助愷，嘗以珊瑚樹賜。高二尺許，枝柯扶疏，世所罕比。他以示崇，崇便以鐵如意擊之，應手而碎，愷既惋惜，又以為疾己之寶，聲色方厲。崇曰：「不足為恨，今還卿。」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，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，條幹絕俗，光耀如日，如愷比甚眾，愷撫然自失。崇為各作豆粥，咄嗟便辦，每冬，得韭齏；嘗與愷出遊，爭人洛城，崇牛迅若飛禽，愷絕不能及。愷每以此三事為恨，乃密貨崇帳下，問其所以。答云：「豆至難煮，預作熟末，客來，但作白粥以投之耳；韭齏，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；牛奔不遲，良由馭者，遂不及反制之，可聽蹠轅則矣。」於是，悉從之，遂爭長焉。崇後知之，因殺所告者。

嘗與王敦人大學，見顏回、原憲之象，顧而歎曰：「若與之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間？」敦曰：「不知餘人云何？子貢去卿差近。」崇正色曰：「士當名聲俱泰，何至饜膾哉？」其立意類此。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，愷召之宿，因欲坑之。崇素與輿等善，聞當有變，夜馳詣愷，問二劉所在。愷迫卒不得隱，崇逕造於後齋索出，同車而去。語曰：「年少，何以輕就人宿？」輿深德之。

及賈謐誅，崇以黨與免官。時趙王倫專權，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。崇有妓曰綠珠，美而豔，善吹笛。孫秀使人求之。崇時在金谷別館，方登涼台臨清流，婦人侍側。使者以告，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，皆蘊蘭麝被羅縠。曰：「任所擇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服御，麗則麗矣，然本受命指索綠珠，不識孰是？」崇勃然曰：「綠珠吾愛，不可得也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博古通今，察遠照邇，願加三思。」崇曰：「不然。」使者出，而又反，崇竟不許。秀怒，乃勸倫誅崇、建。

石崇事

《耕桑偶記》曰：「石崇砌上，就苔薛刻百花，飾以金玉，曰壺中之景，不過如是。」

又，外國有進火浣布者，武帝制為衫，衣之幸石崇第。崇知之，身故常衣，而令從奴五十人，皆火院衫以迎帝。

綠珠傳

綠珠者，姓梁，白州博白縣人也。州則南昌郡，古越地，秦象郡，漢合浦縣地。唐武德初，削平蕭銑，於此置南州，尋改為白州，取白江為名。州境有博白山、博白江、盤龍洞、房山、雙角山、大荒山。山上有池，池中有婢妾魚。綠珠生雙角山下，美而豔。越俗以珠為上寶，生女為珠娘，生男為珠兒。綠珠之字，由此而稱。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，以真珠三斛致之。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，澗中有金水，自太白源來。崇即川阜置園館。綠珠能吹笛，又善舞，《明君》明君者，漢妃也。漢元帝時，匈奴單于入朝，詔王嬙配之，即昭君也。及將去，人辭，光彩射人，天子悔焉，重難改更，漢人憐其遠嫁，為作此歌。崇以此曲教之，而自制新歌，曰：

我本良家女，將適單于庭。
辭別未及終，前驅已抗旌。
僕御涕流離，猿馬悲且鳴。
哀鬱傷五內，涕位沾珠纓。
行行日已遠，遂造匈奴城。
延我於穹廬，加我關氏名。
殊類非所安，雖貴非所榮。
父子見凌辱，對之慚且驚。
殺身良不易，默默以苟生。
苟生亦何聊，積思常憤盈。
願假飛鴻翼，乘之以遐征。
飛鴻不我顧，佇立以屏營。
昔為匣中玉，今為糞土塵。
朝華不足歡，甘與秋草屏。
傳語後世人，遠嫁難為情。

崇又制《懊惱曲》以贈綠珠。崇之婢美豔者千餘人，擇數十人，妝飾一等，使忽視之，不相分別。刻玉為蚊龍佩，綦金為鳳凰釵，結袖繞檻而舞。欲有所召者，不呼姓名，惟聽佩聲，視釵色。佩聲輕者居前，釵色豔者居後，以為行次而進。趙王倫亂常，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。崇方登涼觀，臨清水，婦人侍側。使者以告，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，皆蘊蘭麝而披羅。曰：「任所擇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服御，麗則麗矣，然本受命指索綠珠，不知孰是？」崇勃然曰：「吾所愛，不可得也。」秀因是譖倫族之。收兵忽至，崇謂綠珠曰：「我今為爾獲罪。」綠珠泣曰：「願效死於君前。」崇止之，遽墜樓而死。崇棄東市。時人各相謂曰：「綠珠在東門外，」

狄泉，在王城之東。綠珠有弟子宋諱，有國色，善吹笛。後人晉明帝宮中。今白州有一派水，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，呼為綠珠江。亦猶歸州有昭君灘、吳有西施谷、脂粉塘，蓋取美人出處為名。又有綠珠井，在雙角山下。耆老傳云：「汲此井者，誕女必多美麗。里閭有識者，以美色無益於時，因以巨石鎮之。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，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。」異哉！山水之使然。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，故白居易詩曰：

不效往者戒，恐貽來者冤。

至今村女面，燒的成痕癍。

又與不完具者同焉。牛僧孺《周秦行紀》云：「夜宿薄太后廟，見戚夫人、王嬙、太真妃、潘淑妃，各賦詩言志。別有善笛女子，短鬢衫具帶，貌甚美，與潘氏偕來。太后以接坐居之，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顧而謂曰：「識此否？石家綠珠也。潘妃養作妹。」太后曰：『綠珠豈能無詩乎？，綠珠相謝，作曰：

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聲空怨趙王倫。

紅殘鈿碎花樓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

太后曰：『牛秀才遠來，今日誰人與伴？』綠珠曰：『石衛尉性嚴忌。今有死，不可及亂。』然事雖詭怪，聊以解頤。噫，石崇之殺，雖自綠珠始，亦其來有漸矣。崇嘗刺荊州，劫奪遠使，沉殺客商，以致巨富。又遣王愷鳩鳥，共為鳩毒之事。有此陰謀，加以每邀宴集，令美人行酒，客飲不盡者，使黃門斬美人。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，丞相素不能飲，輒自勉強，至於沉醉。至大將軍，故不飲以觀其氣色，已斬三人。君子曰：「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」崇心不義，舉動殺人，烏得無報也。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，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。綠珠之墜樓，侍兒之有貞節者也。比之於古，則有田六出。六出者，王進賢侍兒也。進賢，晉愍太子妃。洛陽亂，石勒掠進賢渡孟津，欲妻之。進賢罵曰：「我皇太子婦，司徒公女。胡羌小子，敢干我乎？」言畢投河。六出曰：「大既有之，小亦宜然。」復投河中。又有竊娘者，武周時喬知之之寵婢也，盛有姿色，特善歌舞。知之教讀書，善屬文，深所愛幸。時武承嗣驕貴，內宴酒酣，迫知之將金玉賭竊娘。知之不勝，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。知之怨悔，作《綠珠篇》以敘其怨。詞曰：

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十斛買娉婷。

此日可憐無得比，此時可愛得人情。

君家閨閣未曾難，嘗持歌舞使人看。

富貴雄豪非分理，驕矜勢力橫相干。

辭君去君終不忍，徒勞掩面傷紅粉。

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為君盡。

知之私屬承嗣家闈奴傳詩於竊娘。竊娘得詩悲泣，投井而死。承嗣令汲於井，衣中得詩，鞭殺闈奴。諷吏羅織知之，以至殺焉。悲夫，二子以愛姬示人，掇喪身之禍。所謂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。《易》曰：「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」，其此之謂乎。其後詩人題歌舞伎者，皆以綠珠為名。庾肩吾曰：

蘭堂上客至，綺席清弦撫。

自作《明君辭》，還為綠珠舞。

李元忠云：

繹樹搖歌扇，金谷舞筵開。

羅袖拂歸客，留歡醉玉杯。

江總云：

綠珠銜淚舞，孫秀強相邀。

綠珠之沒，已數百年矣，詩人尚詠之不已，其故何哉？蓋一婢子，不知書，而能感主恩，憤不顧身，其志凜烈，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。至有享厚祿，盜高位，亡仁義之行，懷反覆之情，暮四朝三，惟利是視，節操反不若一婦人，豈不愧哉。今為此傳，非徒實美麗室禍源，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。季倫死後十日，趙倫敗。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，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。倫囚金塘城賜金屑酒。倫慚，以巾覆面曰：「孫秀誤我也。」飲金屑而卒。皆夷家族。南陽生曰：此乃假天之報怨。不然，何梟夷之立見乎！

羽風

石季倫所愛婢名風，魏未於胡中買得，年始十歲，使房內養之。至年十五，容貌無比，特以姿態見美。妙別玉聲，能觀金色。石氏之富，財比王家，驕侈當世，珍寶瑰奇，視如瓦石，聚如糞土，皆殊方異國所得，莫有辨識其出處者。乃使風別其聲色，並知其所出之地，言「西方北方玉聲沉重，而性溫潤，佩服益人靈性；東方南方玉聲輕潔，而性清涼，佩服利人精神。」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最以文辭擅愛。石崇嘗語之曰：「吾百年之後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。」答曰：「生愛死離，不如無愛。妾得為殉，身其何朽。」於是彌見寵愛。

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，裝飾衣服，大小一等，使忽睹不相分別，常侍於側。使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佩，縈金為鳳冠之釵。言刻玉為倒龍之勢，鑄金釵像鳳凰之冠，結紳繞楹而舞，使晝夜聲色相接，謂之「恒舞」。欲有所召者，不呼姓名，悉聽佩聲、視釵色。玉聲輕者居前，釵色豔者居後，以為行次而進也。使數十人各含異香，使行而笑語，則口氣從風而。又屑沉水之香，如塵未，布致象牀，使所愛踐之。無跡者，即賜真珠百；若有跡者，則節其飲食，令體輕弱。故閨中相戲曰：「爾非細骨輕軀，那得百真珠。」

及風年三十，妙年者爭嫉之，或言胡女不可為群，竟相排毀。崇受譖潤之言，即退風為房老，使主群少。乃懷怨對，而作五言詩曰：

春華誰不美，卒傷秋落時。

突煙還自低，鄙退豈所期。

桂芬徒自蠹，失愛在蛾眉。

坐見芳時歇，惟悴空自嗤。

石氏房中并歌此為樂曲，至晉未乃止。

徐君

徐君，字懷簡，幼聰明好學，尤長於部書，問無不對，善弦歌。為梁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。頗好聲色，侍妾數十，皆佩金翠，曳羅綺，服玩悉以金銀。飲酒數升，便醉而閉門，盡日酣歌。每遇歡謔，則飲至鬥。有時載伎，肆意遊行，荆楚山川，靡不歷踐。

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府中。謠曰：「北路魚，南路徐。」然君弗如也。文冠一府，特有輕豔之才。新聲巧變，人多諷習。魚弘身長八尺，白皙，美姿容。累從征討，常為軍鋒，歷南譙泗竟陵太守。嘗謂人曰：「我為郡有四盡：水中魚鱉盡，山中獐鹿盡，田中米谷盡，村里人庶盡。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，白駒之過隙，人生但歡樂，富貴在何時？」於是，恣意酣賞。侍妾百餘人，不勝金翠；服玩車馬，皆窮一時之驚絕。有眠牀一張，皆是蹙柏，四面周匝，無一有異。通用銀鏤金花壽福。兩重為腳，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，道中乏食，緣路彩菱，作菱米飯給所部。弘度之所過後，人覓一菱不得。又於窮洲之上，捕得數百獼猴，膳以為脯，以供酒食。比及江陵，資食復振，逢敕迎瑞豫王，令送像下都。弘率部曲數百，悉衣錦袍，赫奕滿道，頗為人所慕。

蕭宏

梁大尉臨川王宏，長八尺餘，白皙，美容止，而縱恣不悛，奢侈過度，修第擬於帝宮，後庭數百千人，皆極天下之選。所幸姬江無畏，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，寶珥值千萬。好食鯖魚頭，常日進三百，其他珍膳盈溢後房，食之不盡，棄諸道路。

江本吳民女也，世有國色。親從子女，遍遊王侯後宮。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，能恣意科斂。庫室垂有百間，在後堂之內，關鑰甚嚴，有疑是鎧仗者，密以聞武帝。帝於友於甚厚，殊不悅。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，上一日送盛饌與江曰：「當來就汝歡宴。」惟攜布衣之舊，射聲校尉丘佗卿往，與宏及江大飲。半醉後謂曰：「我今欲履行汝後房。」便呼後閣輿逕往屋所。宏恐上見其賄貨，顏跡怖懼。上意彌信是仗屋。屋既檢視，宏性愛錢，百萬一聚，黃榜標之；千萬一庫，懸一紫標，如此三十餘間。帝與倫卿屈指計，見錢三億餘萬。屋貯布絹絲綿，漆蜜蠟，硃砂雜貨，但見滿庫，不知多多。帝始知非仗，大悅謂曰：「阿六，汝生活大可。」劇飲至夜乃還，兄弟更睦。

高陽王

後魏高陽王雍，居近青陽門外數里，御道西旁，洛中之甲第也。正光中雍為丞相，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，貴極人臣，富兼山海，居第匹於帝宮。白壁丹檻，窈窕連雲，飛簷居宇，葛周通，童僕六千，伎女五百，隋珠照日，羅衣從鳳。自漢晉以來，諸王豪侈，未之有也。出則鳴騶御道，文物成行，鏡歌繁響，笳聲哀怨。人則歌姬舞女，擊筑吹笙，絲管迭奏，連宵盡日。其竹林魚池，侔於禁苑。芳如積，珍木連陰。雍薨後，諸伎女悉令人道，或有出家者。美人徐月華善箜篌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，聞者莫不動容。永安中，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，士康宅亦近青陽門。徐鼓箜篌而歌，哀聲人云，行路聽者，俄而成市，徐常語士康云：「王有二美姬，一名修容，二名豔姿，並蛾眉皓齒，潔貌傾城。修容亦為綠水歌，豔姿善逐風舞，並愛傾後室，寵冠諸姬。」士康聞此，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。

河間王

後魏，王侯、外戚、公主擅山海之富，居山林之饒。爭修園宅，各相誇競。崇門豐室，阿戶連房，飛館生風，重樓起霧。高台芳榭，家家而築；花林曲池，園園而有，莫不桃李夏綠，竹柏冬青。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，常與高陽爭衡。造文柏堂，如徽音殿。置玉井金罐，以五色絹為繩。伎女三百人，盡皆國色。有婢朝雲，善吹，能作團扇歌、隴上聲。琛為秦州刺史，諸羌外叛，屢討之不下。琛令朝雲假為貧嫗，吹而乞。諸羌聞之，悉皆流涕，迭相謂曰：「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？」即相率歸降。秦民語曰：「快馬健兒，不如老甌吹簾。」

琛為秦州無政績，遣使向西域求名馬。遠至波斯國，得千里馬，號曰「追風赤」。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，皆有名字。以銀為槽，金為環鎖。諸王服其豪富。深嘗語人云：「晉室石崇乃是庶姓，猶能雉頭狐腋，畫卯雕薪，況我大魏天王，不為華侈？」造迎風館於後園，窗戶之上，列錢青瑣，玉鳳銜鈴，金龍吐旆，秦柰朱李，株條人簷，伎女樓上，坐而摘食。琛嘗會宗室，陳諸寶器，金瓶、銀甕百餘口。甌擊盤合稱是，餘酒器有水晶鉢，瑪瑙琉璃碗，赤玉卮數十枚，工作奇妙，中土所無，皆從西來。又陳女樂及諸名馬，復引諸王案行府庫，錦珠璣，冰羅霧，充積其內。琛謂章武王融曰：「不恨我不見石崇；恨石崇不見我。」融立性貪暴，志欲無限，見之惋歎，不覺生疾，還家臥三日不起。及爾朱氏亂後，王侯第宅，多題為寺。壽丘閭里，列剎相望，祇園鬱起，寶塔高臨。四月八日，京師士女，多至河間寺，觀其堂廡續麗，無不歎息，以為蓬萊仙室，亦不是過也。

寧王

寧王憲貴盛，寵伎數千人，皆絕藝上色。宅左有賣餅者妻，纖白明媚，王一見屬目，厚遺其夫取之，寵惜愈等。環歲因問之：「汝復憶餅師否？」默然不對。王召餅師，使見之。其妻注視，雙淚垂頰，若不勝情。時王座客十餘人，皆當時文士，無不淒異。王命賦詩，王右丞維詩先成：

莫以今時寵，寧忘舊日恩。
看花滿目淚，不共楚王言。

元載

元載末年，造藝輝堂於私第。藝輝，香草也，出于闐國，其香潔白如玉，入土不朽爛，舂之為屑以涂壁，故號藝輝焉。而更構沉檀為梁棟，飾金銀為戶牖，內設懸壘屏風、紫綉帳。其屏風，本楊國忠之寶也，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，外以玳瑁、水犀為押絡，絡以真珠瑟瑟，其為精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紫綉帳，得於南溪洞中之酋帥，則鮫綉之類也。輕疏而薄，如無所礙。雖屬凝冬，而風不能入；盛夏則清涼自至。其色隱隱焉，忽不知其帳也，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。奢僭擬於帝王之家。藝輝之前有池，悉以白石砌其

岸。中有殘陽花，亦類白，其花紅，大如牡丹，不知自何而來也。更有碧芙蓉，香潔齒莖，偉於常者。載因暇日，憑欄以觀。忽聞歌聲清響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，其曲則《玉樹後庭花》也。載驚惡既甚，遂剖其花，更無所見，則秘之不令人知。載有龍髯紫拂，色如爛椹，可長三尺，削水晶為柄，刻紅玉為環鈕。或風雨晦暝，臨流沾濕，則光彩搖動，奮然如怒。置之於堂中，夜則蚊蚋不敢入；拂之為聲，雞犬無不驚逸者；垂之池潭，則鱗介之屬，悉俯伏而至；引水於空中，則成瀑布；燒燕肉熏之，則焉，若生雲霧。厥後上知其異，屢言之。載不得已，而遂進焉。載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。

載寵姬薛瑤英，攻詩書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質，肌香體輕，雖旋波、搖光、飛燕、綠珠不能過也。瑤英之母趙娟，亦本岐王之愛寵，後出為薛氏妻，生瑤英，而幼以香啖之，故肌香也。及載納為姬，處金絲之帳，卻塵之褥。其褥出自句驪國，一云是卻塵之獸毛所為也，其色鮮妍，柔軟亡比。衣龍綃之衣，一衣無一二兩，搏之不盈一握。載以瑤英體輕，不勝重衣，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，惟賈至、楊炎、公南與載友善，故往往得見歌舞，至因贈詩曰：

舞怯銖衣重，笑疑桃臉開。

方知漢武帝，虛築避風台。

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，略曰：

雪面澹娥天上女，鳳蕭駕翅欲飛去。

玉釵碧翠步無塵，楚腰如柳不勝春。

瑤英善為巧媚，載惑之，怠於庶務。而瑤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從義，與趙娟遞相出入，以構賄賂，號為關節。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，而宗本輩以事告者，載未嘗不頷之。天下齎寶貨求大官職，無不恃載權勢，指薛卓為梯媒。及載死，瑤英自為里人妻矣。論者以元載喪令德，而崇貪名，自一婦人而致也。

張功甫

張氏功甫，號約齋，忠烈王諸孫。能詩，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。其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，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，以巨鐵懸之空中，而羈之松身。當風月清夜，與客梯登之，飄搖雲表，真有挾飛仙、溯紫清之意。王簡卿侍郎，嘗赴其牡丹會，云眾賓既集，坐一虛堂，寂無所有。俄問左右云：「香已發未？」答云：「已發。」命捲簾，則異香自內出，郁然滿座。群奴以酒肴、絲竹次第而至。別有名伎數十輩，皆衣白，首飾衣領，皆繡牡丹。首戴照殿紅一伎，執板奏歌侑觴，歌罷樂作乃退。復垂簾談論自如。良久，香起，捲簾如前。別數十伎易服與花而出，大抵簪白花則衣紫，紫花則衣鵝黃，黃花則衣紅。如是，十杯，衣與花凡十易。所謳者，皆前輩牡丹名詞。酒竟，歌者、樂者百數十人，列行送客，燭光香霧，歌吹雜作，客皆恍然如仙游也。

韓侂胄

韓侂胄有愛姬，小過被譴。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伶，以八百千市之，舍之中堂。旦夕夫妻上食，事之甚謹，姬惶恐，莫知所由。居數日，胄意解，復召之，知為松所市矣，大怒。松壽聞之，亟上謁獻之曰：「頃有郡守辭闕者，將挾市去外郡，某忝赤縣，恐忤鈞顏，故為王匿之舍中耳。」

胄意猶未平，姬既入，具言松壽謹待禮。

胄大喜，即日躡除太府寺丞，尋遷監御史，逾年進右諫議大夫。猶不快快滿。乃更市一美人獻之，名曰松壽。胄追問之：「奈何與大諫同名葉答曰：「欲使賤名，常達鈞聽耳。」胄憐之，即除同知樞密院事。胄有四妾，皆郡夫人。其三夫人號滿頭花，新進者號四夫人，尤寵幸，通籍宮中。慈明嘗召人賜坐，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，其次有十婢均寵。有獻北珠冠四枚者，胄喜，以遺四夫人。十婢者皆慍，曰：「等人耳，我輩不堪戴耶？」胄患之。時趙師以列卿守臨安，聞之，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，獻胄，人朝獻之。十婢者大喜，分持以去。胄歸，十婢咸來謝。翌日，都市行燈，十婢者皆頂珠冠而出。觀者如堵。歸語胄曰：「我輩得趙大卿，光價十倍，王何吝酬一官耶？」胄許之。遂進師工部侍郎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，師與焉。過山莊竹籬茅舍，曰：「此真田舍境，但欠雞鳴犬吠耳。」少焉，有犬噪叢薄間。視之，乃也。胄大悅，益親愛之。學諸生有詩曰：堪笑明庭鴛鴦，甘作村莊犬雞。一日冰山人勢，湯鑊煮刀。